

文学论丛



BEIDA OUMEI WENXUE YANJIU CONGSHU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漂泊的灵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

赵桂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文学论丛·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5

漂泊的灵魂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

赵桂莲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漂泊的灵魂/赵桂莲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9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ISBN 7-301-05917-5

I. 漂… II. 赵… III. 陀思妥耶夫斯基, F. M. (1821~1881)
- 文学研究 IV. I512.0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81142 号

书 名: 漂泊的灵魂——陀思妥耶夫斯基与俄罗斯传统文化

著作责任者: 赵桂莲 著

责任编辑: 张 冰 袁玉敏

标准书号: ISBN 7-301-05917-5/I·0615

出 版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北京大学校内 100871

网 址: <http://cbs.pku.edu.cn>

电 话: 出版部 62754962 发行部 62754140 编辑部 62752036

电子信箱: zb@pup.pku.edu.cn

排 版 者: 兴盛达打字服务社 62549189

印 刷 者: 北京大学印刷厂

发 行 者: 北京大学出版社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890 毫米×1240 毫米 A5 开本 14.75 印张 430 千字

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8.00 元

总 序

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经历了不同的历史发展时期,具有十分优秀的传统和鲜明的特色,尤其是经过1952年的全国院系调整,教学和科研力量得到了空前的充实与加强,汇集了冯至、朱光潜、曹靖华、杨业治、罗大冈、田德望、吴达元、杨周翰、李赋宁、赵萝蕤等一大批著名学者,素以基础深厚、学风严谨、敬业求实著称。改革开放以来,北大的欧美文学研究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各语种均有成绩卓著的学术带头人,并已形成梯队,具有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已陆续出版了一批水平高、影响广泛的专著,其中不少获得了省部级以上的科研奖或教材奖。目前北京大学的欧美文学研究人员承担着国际合作和国内省部级以上的多项科研课题,积极参与学术交流,经常与国际国内同行直接对话,是我国欧美文学研究的一支重要力量。2000年春,北京大学组建了欧美文学研究中心,欧美文学研究的实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世纪之交,为了弘扬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传统,促进欧美文学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组织撰写了这套“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该丛书主要涉及三个领域:(1)欧美经典作家作品研究;(2)欧美文学与宗教;(3)欧美文论研究。这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重积累、求创新、促发展。我们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系统展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下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的优秀成果和独特视角,加强与国际国内同行的交流,为拓展和深化当代欧美文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通过这套丛书,我们希望广大文学研究者和爱好者对北大欧美文学研究的方向、方法和热点有所了解。同时,北大的学者们也能通过这项工作,对自己的研究进行总结、回顾、审视、反思,在历史和现实的坐标中确定自己的位置。此外,研究与教学是互为促进、互为补充的,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套丛书来促进教学和人才的培养。

这套丛书的出版得到了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的鼎力相助和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若没有他们的支持和帮助,这套丛书是难以面世的。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者的工作,只是国际国内欧美文学研究工作的一部分,相信它能激起感奋人心的浪花,在世界文学研究的大海中,促成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北京大学欧美文学研究中心

前 言

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小说《穷人》(1846年)问世以来已经过去了150多年,在这15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国的学术界评述作家创作的文字汗牛充栋,无以计数。这是作家本人的创作为专家学者们提供了研究不尽的素材,因为他在30余年的时间里仅仅小说就创作了31部,而超过50万字的长篇小说竟然有5部之多:《罪与罚》、《白痴》、《群魔》、《少年》以及《卡拉玛佐夫兄弟》,最后一部的篇幅竟几近100万字,而且它们是在短短的13年内(1866—1879)问世的。这样的创作数量和质量足以震撼每一个人,除此之外作家还遗留给我们一笔丰厚的政论随笔以及书信作品。各国学者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第一部作品问世时起就从未间断过的研究为后人对作家创作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的解析奠定了厚实的基础并提供了诸多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

但是,考察和总结以往的成果,我们仍旧感到不甚满足,这种不满足是由我们涉入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角度带来的,我们为自己确立的任务是以俄罗斯传统文化为背景来揭示作家创作的本质意义,以及通过作家的创作来认识俄罗斯文化的特色,这种互动关系既需要从宏观上去把握,同样也必须通过具体的人物来透视,正因为此,虽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研究领域中

有那么丰富的资料可以参考和借鉴,但我们仍旧感到它们不足以解答我们在阅读过程中产生的疑问。总的来说,涉及俄罗斯文化特色的参考文献比较丰富,正是借助于它们以及结合陀氏的创作我们才有理由把自己的书定名为《漂泊的灵魂》,这里展现出来的是俄罗斯民族摈弃相对而追求绝对的传统所形成的精神流浪的习惯,我们相信自己从感性和理性方面出发对这一特色的把握是比较准确的,也因此这一点不是我们的疑问点。我们目前涉及到的与陀氏创作有关的文献资料不大能够满足我们完成既定任务的需要,是因为这里对作家创作之人物的论述基本上停留在“然”上,而对“所以然”涉及不多,也就是说,对人物性格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之关系的具体论证并不是很多,这种情形在所谓的“反面人物”身上体现得更为明显,这让我们难以满意。比如,《白痴》中的罗戈仁究竟在小说中扮演着一种怎样的角色?他拥有着天生的“强烈情欲”,并且这种情欲使他疯狂,但小说中作为“彻底美的人”、小说之中心主题的承载者梅什金公爵却“爱他”、“没有他不想开始自己的新生活”,尤其是在灵魂陷于黑暗之中的时候他惟一想见的人不是别人,而恰恰是罗戈仁,而且他们在许多方面是“一致的”……小说中出现的这些语句迫使我们去找到解释,但遗憾的是,就我们目前掌握的材料来说,我们在其中找不到让自己满意的答案,这简直是一种折磨,我们希望摆脱这种折磨;再比如,《群魔》中的斯塔夫洛金以及《罪与罚》中的斯维德里加伊洛夫又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仅仅把他们理解为是道德堕落到极点的人,那么我们将如何解释他们的自杀行为?单纯地表现出道德极端堕落的人会自杀吗?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在已有的研究资料中也没有找到让自己完全满意的解释,这同样是一种折磨,我们也同样希望摆脱这种折磨……

总而言之,一句话,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是一种使我们的灵魂受到剧烈震荡以及精神感到极端痛苦的过程,这不仅仅因为陀氏创作中的人物让人感到压抑、让人的灵魂感到折磨,因为应该承认的一点是:在作家的创作里面活跃着的毕竟不仅仅是深陷于堕落之深渊中的人,而且,其中虽然不多但却仍旧充盈着随处可见的、鲜活的光明力量,这一线线的光芒足以排解我们阅读中体会到的灵魂压抑和精神痛苦,所以让我们感到折磨的不仅仅是精神压抑和痛苦。让我们感到折磨的

更为重要的一点是：这些人物身上并存的矛盾对立所带来的费解让我们感到不安，因为无法找到答案而深感烦恼，这些不安和烦恼要求我们去把它们排解开。

从另一个方面来说，我们应该承认，在阅读大量俄罗斯白银时代宗教哲学家的著述时我们有许多可喜的发现，他们涉入问题的深度和广度几乎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但是问题在于，对于我们来说这里仍旧存在着两方面的缺陷：一方面，某些思想家由于自身已形成或正在形成的思想体系会使他们在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时候更多地是“为自己的理论”着想，在作家的创作中为自己的理论寻找实证，因此他们的阐释过程几乎就是完善和充实自己理论的过程，这也就难免歪曲作家的创作本质和意义，这一点是不可取的，也是我们在引用他们观点的时候极力要辨别清楚的，因为对于我们来说解析作家的创作本质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另一方面，对于俄罗斯思想家乃至全体俄罗斯人来说或许是约定俗成的、他们认为根本无须进行任何解释的一些观点和认识对于我们来说却不是这样简单，至少对生活于完全另一种文化背景之上并对俄罗斯文化的认识程度不够深刻的我们中国的一些读者来说不是这样简单，因此我们必须对其进行剖析才可以加以利用，而且有的时候他们的观点和认识流于概括性和笼统性，由此形成的思想的深度和广度需要我们对它们进行解释，在解释的过程中我们必将涉及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诸多领域。这是一项比较艰苦的工作，而且是对我们知识面的一次全方位的考验。我们在此补充一句，前面提到迄今为止许多俄罗斯学者的材料在论述陀氏创作之人物性格特点时往往止于“然”，而对传统文化背景下的“所以然”挖掘不够，这不是因为俄罗斯的研究者们疏忽大意，我们更愿意认为，或许在许多俄国学者的意识中这项工作“不必”做，因为这些知识是“约定俗成”的。

在借鉴相关成果的基础上我们是沿着两个方向来排解自己的“折磨和痛苦”的。其一，我们抓住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高意义上的现实主义者”这一特点展开自己的分析，即他非以表现外在现实为主而是以表现“人心灵的现实”、表现人心灵中潜在的“地下室”这一点为主。我们遵循这一原则是因为作家本人在创作第一部小说《穷人》的时候就对哥哥说过：“人们（别林斯基等人）在我身上找到的是有一股崭新的、独一

无二的流,它表现在:我依靠分析而非综合发挥作用,也就是说我通过辨别原子、探求整体而向深处走,而果戈理是直接拿来整体,因此他没有我这样深刻。”^①而且在进行这项工作的时候、在挖掘作家创作中人物的灵魂“深处”时我们结合了自己对俄罗斯传统文化相关知识的掌握,换句话说,我们是在俄罗斯传统文化,包括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历史文化等的背景之上揭示作家创作之人物形象的本质和意义的。

另一方面,我们仍旧是以俄罗斯传统文化为背景解析作家创作的总体思想的内涵和意义,我们这样做的根据同样存在于作家自己的认识之中。在1873年陀思妥耶夫斯基完成的一篇题为《有关画展》的随笔之中他对欧洲人认识和理解俄罗斯文化的能力表示了巨大的怀疑,他认为欧洲人在面对俄罗斯画家的绘画和俄罗斯作家的作品时能够体会到的其中的真意少得可怜,而对于最为典型的俄罗斯天才,比如普希金、果戈理、奥斯特洛夫斯基等人,他们的理解力同样非常有限,并且作家对自己意识中存在的根深蒂固的“我们在欧洲只是被蔑视的人”^②这种认识的解释也正在于欧洲文化与俄罗斯文化之间存在着对照和差异上,虽然作家屡次坦率、热情但却不无辛酸地承认“欧洲对于俄罗斯知识分子来说是第二故乡”,但二者之间存在的巨大文化差异他却是看得非常清楚的。作家对欧洲人的这种评价引起了我们极大的兴趣,它提醒我们一点:如果我们想要深入地、全面地、系统地把握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创作本质,那么势必就要广泛地涉及到俄罗斯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除此以外不可能存在其他的出路,而且我们知道,对于他这样一个被别尔嘉耶夫称之为“俄罗斯人中的俄罗斯人”的作家和思想家来说,则情形更是如此。

我们在研究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的时候有机地借鉴了20世纪20年代逐渐形成和成熟起来的、对俄罗斯文艺理论乃至世界文艺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形式主义学派”的方法论,即对作家创作的文本作精细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书信集》,载《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15卷),第15卷,圣彼得堡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57页。本书与《书信集》有关的引文皆出自该版本。

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家日记》,莫斯科当代人出版社,1989年,第373页。本书与《作家日记》有关的引文皆出自该版本。

的语言学分析,从具有关键意义的字、词、句中探求作家创作思想的精髓和本质意义,这样的解析常常让我们有意想不到的收获。不过,通过字、词、句为切入点透视作家创作与俄罗斯传统文化之关系这种方法毕竟是在一些个别的具体情况下我们才会采用,而总的来说,我们在开展工作时所遵循的主要方法论可以用同一时期俄罗斯著名文学理论家萨库林的“社会学文论”来概括,我们遵循的是他提倡的以下原则:

研究者应当是在一开始就去内在地把握作品,然后再去作因果的考察……为了确保结论的正确性和准确性,研究者应当使自己摆脱任何成见,一开始就应当直接地逼近作品或作家,将之视为一个独立的、自足的艺术单位,而不必怀着任何决定论与历史主义的念头。……对我们来说重要的乃是去了解:《叶甫盖尼·奥涅金》作为一种具有其艺术实体的艺术创作,这艺术创作的本身是什么?只有在搞清这一点之后,文学史家才获得那种以社会学家的姿态站出来并提出“何以如此”这种追问的资格。^①

我们试图着这样去做了,依据我们所能掌握和理解的俄罗斯传统文化的背景知识去阐释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在此之前至少对于我们本人来说表现为模糊和费解的东西,我们可以不夸张地说,在我们的阐释里面包含着迄今为止在任何学术论著中尚从未出现过的分析过程乃至结论。我们希望这将会并且应该会使本书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研究领域里填补一定的空白,这是我们的安慰和幸福所在。有关这一点我们可以在这里举出一个小例子:在2001年“第一届北大论坛”上笔者按照上述思路作了一篇题为《俄罗斯传统文化背景下的罗戈仁》的报告,报告之后我们得到的反馈是:“罗戈仁被平反了。”但是说句实在的话,“平反”言过其实了,而且“平反”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真正目的,我们真正并且首先要做的,就是认清罗戈仁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按照萨库林的话说就是“摆脱任何成见”地、“内在地把握作品”以及作品中的人物,在此基础上上去追问“何以如此”并尽己所能地考察其中的“因果关系”,认识和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中这些充满着矛盾对立的人物

^① 帕·萨库林:《文艺学中的社会学方法》,莫斯科,1925年,第27—28页。

形象,揭示其中蕴涵着的深层意义和价值。我们真心地希望,本书能够对我国学术界从新的视角展开对俄罗斯文学的研究产生一定的借鉴作用,因为我们必须得承认,从总体上说“思想性远高于其艺术性”的俄罗斯文学等待着我们去揭示其中蕴涵着的深刻思想性,而这一工作的最佳切入点也恰恰就是俄罗斯传统文化。



赵桂莲，1965年1月出生，辽宁大连人。198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外文系俄语专业，198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1994年获得莫斯科大学语文系副博士学位，1995至1997年在北京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研究工作，1997年起在该校外国语学院俄罗斯语言文学系教书至今。现任该系系主任。

主要研究方向为俄罗斯传统文化以及19世纪俄罗斯文学。出版专著一部：《生命是爱——〈战争与和平〉》，参与两部专著的撰写：《俄罗斯：解体后的求索》、《20世纪俄罗斯文学史》。译著多部：《先知》、《西方视野中的白银时代》（合译）、《俄罗斯白银时代精品文库》（合译）等等。发表学术论文二十余篇。

1997/10/2

北大欧美文学研究丛书

历史的星空（胡家峦）

西班牙与西班牙语美洲诗歌导论（赵振江）

唯美主义与消费文化（周小仪）

理念与悲曲（丁宏为）

漂泊的灵魂（赵桂莲）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拯救世界的将是美”	(1)
第一节 梅什金公爵和罗戈仁是什么人?	(1)
第二节 爱的意义	(53)
第二章 善与恶的较量	(86)
第一节 自然与历史文化背景	(87)
第二节 人本性之恶:尼古拉·斯塔夫洛金	(96)
第三节 精神孤儿的叛逆	(126)
第三章 苦难的价值	(179)
第一节 “拒绝任何形式上的正义满足”: 法与恩惠的对立	(183)
第二节 灵魂超度:自发及自愿赴难	(261)
第四章 自由的悖论	(345)
第一节 对神正论的质疑	(347)
第二节 对基督本性的质疑	(374)
第三节 都是自由惹的“祸”	(407)
第五章 结语:精神流浪	(423)
主要参考文献	(449)
后记	(453)

第一章

“拯救世界的将是美”

在这一章里我们将集中探讨陀思妥耶夫斯基思想体系中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命题——“拯救世界的将是美”，因为这一命题是在《白痴》中出现的，并且它与小说的核心主人公梅什金公爵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我们的叙述也就将围绕着该部小说以及梅什金公爵的形象来进行，此外，我们将以俄罗斯传统文化为背景揭示迄今为止尚未受到应有关注的罗戈仁的形象特点，并展示他在表现这一命题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因为作家在这部小说中通过各种人物想要表现爱情的不同内涵，并且因为“爱”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美”的核心本质，所以“爱的意义”构成了本章第二节的基本主题。

第一节 梅什金公爵和 罗戈仁是什么人？

陀思妥耶夫斯基创作于 1867—1868 年的长篇小说《白痴》的中心主题是围绕着“美”这个概念逐步展开的。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小说中存在着一个关键的命题，即自小说问世以来一直引起人们广泛关注的“美将

拯救世界”，它在小说中是以一个倒装句式出现的，因此或许把它翻译成“拯救世界的将是美”似乎更为合适和贴切。句式的异乎寻常使得人们的关注点落到了两个关键词上，即“世界”和“美”，而这一点并非无关宏旨，我们在以后的叙述中将集中讨论的就是：什么样的“美”将对一个什么样的现实“世界”产生作用。虽然这个句子在小说中直截了当地、作为一个完整的句子出现实在是够晚了，也就是说，在该两卷四部的小说中直到第二卷第一部的中间部分第五章（共十章）才完整地展现出来，但综观小说的中心思想，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它构成了小说的核心和主旨。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一直被认为是主人公梅什金公爵提出的这一命题在小说中一共出现了两次，每一次都不是梅什金公爵亲口说出来的，而是由别人转述的。第一次出自对于表现小说的主题思想极为重要的关键人物伊波利特之口，^① 另一次已经是在小说行将结束的第二卷第二部第六章中由同样非常重要的人物阿格拉娅转述的。^②

“拯救世界的将是美”这句话在俄语中虽然仅仅只由三个词组成，即“世界”、“拯救（完成体将来时态）”和“美”，但它所包含的内容却无比宏大，渗透在这部五十余万字的小说的几乎每一个章节之中，它的精神弥漫在几乎小说的每一个场景之中。而其内涵的层层剥离无疑正是通过主人公梅什金公爵实现的。因此我们首先并且也是最终所要完成的任务，就是搞清楚梅什金公爵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代表了什么，或者更准确地说，他象征了什么？我们说梅什金公爵是一种象征并非随心所欲的信口开河，因为很难有人可以把他当作一部小说中的一个具体形象而用简明扼要的人类正常语言来概括其特点，就如同《白痴》不仅仅是一部文学作品一样，其主人公梅什金公爵也不仅仅是一个文学形象。关于这一点列夫·舍斯托夫说得再清楚不过了，他认为：

《白痴》中的气氛，像陀思妥耶夫斯基其他小说一样，紧张和饱

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您有一次说过，拯救世界的将是‘美’？先生们，公爵断言，拯救世界的将是美！……什么样的美将拯救世界？”《白痴》，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55年，第420页。若非特别标注，则本书与该作品有关的引文皆出自该版本。

② “您听着，……如果您谈起什么诸如死刑、或者俄罗斯的经济状况、或者‘拯救世界的将是美’来，那么……我预先警告您：以后您不要在我的视线中出现！”（《白痴》，第567页。）

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作者好像想要把非故事所能容纳的人的精神生活事件,塞进受矛盾律和因果律保护的“故事”中去,暗中也希望规律能得到保护,不受来自内部的压力和攻击而毁灭,最后希望的是时间能有第二次测定,这时大家已看不清第一次测定中开始了的东西是在继续还是在结束。^①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散发出来的气氛“紧张和饱和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正是因为作家想要表现的是“人的精神生活事件”,而非现实生活事件。我们甚至还可以说,《白痴》比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其他小说更不像小说这样的体裁所应该叙述的“故事”,更少遵循小说叙述的所谓“规律”,这不仅因为小说中的大多数具体事件的意义在事件发生的第一时间里没有明确的“测定”(或者说确定),而因此使得“大家已看不清第一次测定中开始了的东西是在继续还是在结束”,还因为展现在小说人物、当然首先是主人公梅什金公爵言语中的语言风格,他们说出来的话常常既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蓦然开始而又蓦然结束,如果不聚精会神地、全神贯注地把小说连续着读几遍,人们很难弄清楚这些突兀而出的话语表现的是什么意思,而且可以不夸张地说,甚至读了几遍以后有些句子仍然沉默如谜,让人匪夷所思。

我们认为有必要在这里简要介绍一下《白痴》创作的过程,这对于解释这些疑点和把握小说的关键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根据相关资料我们知道,^② 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是在1867年9月提到要写《白痴》这部小说的,但在当年的12月初又推翻了此前的设想,对作品进行了重新的构思。因为已经预支了部分稿酬,12月底作家就完成了“约6个印张(93页)”。^③ 1868年1、2月陀思妥耶夫斯基为了杂志社已经预留出来的版面拼命写作,但后来的工作速度略有放缓,直到1869年1月最终完成了全部的写作任务。我们知道,在小说开始写作之前以及

^① 列夫·舍斯托夫:《在约伯的天平上》,董友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年,第66页。

^② 参见《陀思妥耶夫斯基文集》(15卷本),列宁格勒科学出版社,1989年,第6卷,《白痴》,第621—625页。

^③ 《陀思妥耶夫斯基夫人回忆录》,莫斯科文学出版社,1971年,第169页。